

从火山灰里站起来的歌剧院

——到欧洲去听音乐会系列之六

◆ 沈次农 文/摄

在欧洲，如果把音乐作为旅行的一部分，那是非常有魅力的。白天走在慕尼黑大教堂前，见一中年人在那里起劲地拉手风琴，脚下有一顶帽子朝天，自然是希望获得施舍。然而他那沉醉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乞讨，倒是正在台上表演。我转了三个多小时回来，他居然还在，热情丝毫未减，手指飞动，技艺堪称精湛，让人钦佩不已。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并不少见。相反，那些音乐学校的外表，反倒是静悄悄的。不走进校园，你根本就听不到琴声。

慕尼黑之所以是德国南部重镇，除了三大乐团，还因为离此不远有两大瓦格纳的重要基地——南部奥地利边境路德维希国王修建的新天鹅堡，其内部壁饰——墙上的和天花板上的壁画，都是瓦格纳歌剧剧中的人物故事。熟悉瓦格纳歌剧的游客，可以在里面细细观摩，寻找每一个歌剧角色的形象；拜罗伊特小城则更是全世界瓦格纳迷的朝圣之地。

那里有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墓地，博物馆，城外有瓦格纳亲自设计建造的节日剧院，一百多年来只演瓦格纳的歌剧——如此奢侈的剧院，全球仅此一家。可惜我去的时候早了些，过四天就是瓦格纳生日，这里却静悄悄。原来为了7月份要纪念瓦格纳200周年诞辰，所有与瓦格纳有关的建筑均关门装修。

完成了慕尼黑的行程后，我便直飞意大利西西里岛。从卡塔尼亚机场出来，扑面便是一片南国风光，粗壮高大的棕榈树与之前柏林街树相比，已是一派夏季景象。意大利女郎的衣着超短超露，吉他与曼陀林的琴声，被暖暖的海风透过树干枝叶传到耳际，提醒我又换了一次环境。

卡塔尼亚的音乐中心就在贝里尼歌剧院，许忠在这里担任歌剧院的艺术总监。虽然他正好没在，但我还是走进了贝里尼歌剧院，那里正在准备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的彩



■ 贝里尼歌剧院内景，舞台上正在作轻歌剧《蝙蝠》的彩排准备，许忠是这里的艺术总监

排。之前我看过贝里尼歌剧院的外景照片，那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风格，充满立体感的线条和雕塑早已让我赞叹不已。而当走进歌剧院，华丽的

观众厅以及回廊和包厢各处的精美壁饰让我再次惊叹不已。从规模上说，贝里尼歌剧院不算大，但是几乎大歌剧院有的，这里都有。意大利

人的传统，从历史上就重视歌剧院的建设，都把歌剧院建在城市中心。而卡塔尼亚整个市中心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然而这样一座全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古城，由于城外有一座欧洲最高的活火山——埃特纳火山，历史上曾9次被火山灰掩埋，而它又总是顽强地从灰烬中重生。卡塔尼亚人在他们的广场大时钟上刻上铭文“我从我自己的灰烬中再生”，让人慨叹。埃特纳火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喷发在1669年，整个城市一片火海，死两万人。最近一次喷发就在2012年。

卡塔尼亚是我这次欧洲音乐会旅行的最后一站。这次旅行行程40天，大小城镇到过近20个，音乐会和歌剧听了20多场。虽然写了几篇游记，其实所见所闻远不止这些。而这些足迹与见闻，在欧洲人的音乐生活中，实在只能算是管窥之见。现在大家见面都习惯说地球真小，其实世界还是很大。即便在我们这里被认为很小众的古典音乐艺术，尚且深邃无底。何况其他？人生太丰富。谁有兴趣，只须努力，必有收获，哪怕如旅行和听音乐会。（完）

上海大学成立音乐学院

以培养复合型音乐人才为目标

◆ 吴同 赵州

今天下午，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在目前已经拥有上海音乐学院这样历史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华师大音乐系和上师大音乐学院这类高校音乐院系的上海，上大此次成立音乐学院究竟是院系设置的趋同还是另有用意？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给出的答案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上台表演的音乐家，音乐特长生只占招生的很少比例。”叶校长语出惊人，“因为音乐的生存、传播、发扬不仅需要艺术家，我们希望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为社会输送跨学科的复合型音乐人才。”上大音院由上海大学艺术中心和数码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并组建而成，聘请指挥家曹鹏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叶志明兼任院长。学院专门提出了“大学音乐素质教育专业化”的办学理念，以开展针对非音乐类专业学生的音乐素质教育，来



■ 上海大学“泮池之声”音乐会

培养一批终生热爱音乐、有高尚艺术情趣和修养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

举例来说，工程类专业的大一新生，小时候曾经学过钢琴，由于紧张的高考放弃了音乐。进了大学以后，想重新实现音乐梦想，这时他可以到上大音院继续深造。等他毕业时，或许会成为一名音响工程师。如此一来，以往没法统一的两门学科，很好地实现了跨界。另外，科技

与音乐的结合，也是创新人才得以成长的重要土壤和环境。

随着文化大繁荣的深入开展，我们对音乐人的需求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舞台和教室。如果我们的大学学生在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在熟悉音乐的基础上活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或施展组织策划，或活用数码科技，或精通经济管理，这样的人才才更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叶校长是国内知名的材料力学权威，为什么上海大学会把音乐学院院长的职位让一位力学专家担任呢？

与大多数爱乐者一样，早在“文革”初期，叶校长便开始学琴了。最初是邻居学小提琴。邻居有老师，他便随邻居学。以后邻居上山下乡去，老师没了，他依然每天练琴。一本一本的练习曲，都是借来人家的自己动手抄。后来他自己也进了工厂，白天上班，早晚却没有停止练琴，直到大学毕业。接着读硕、读博，结婚成家，各种各样的新生活和新挑战终于迫使他放下了小提琴。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去年年初上大举办新年音乐会，叶校长再次拿起小提琴登台演奏，在校园里赢得一片赞美声。没过多久“三高”业余交响乐团成立，叶校长顺理成章地进了乐团，并担任第二小提琴声部首席。如今上大成立音乐学院，他又得到曹鹏老先生和旅美小提琴家夏小曹女士的推荐兼任院长。上大以培养一批爱好音乐具有较高音乐修养的各类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宗旨，似乎正是从叶校长身上得到的启发。而在未来的上大音乐学院学生面前，叶校长将是最好的活典型。

新碟速递

重逢舒伯特



DG 钢琴家皮尔斯与舒伯特的音乐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年近七旬的她再度与这些奏鸣曲相遇，指尖的音符依旧闪烁着充沛的情感和想象力，此外更多了份泰然自若的美。

银色小提琴



Decca 尼可拉·贝内德蒂以感性琴风奏出多支与电影有关的旋律。无论《牛蛇》的“浪漫曲”，还是《女人香》的“探戈”，这里的音符早已同银幕上的画面一起定格在我们记忆中。

蓝色狂想曲



Decca 去年接连囊括《留声机》杂志“年度最佳器乐演奏”和“年度新人”大奖的本杰明·格罗夫纳，以超乎年龄的从容和品味，在圣桑、拉威尔、格什温的音乐间展开一次精彩的对话。

严焕

ETICKET 东方票务

近期音乐会一览

亚美利加号角——交响管音乐会 7月7日 上海音乐厅

大型动漫视听音乐会——久石让·宫崎骏“天空之城” 7月30日 人民大舞台

订票热线：962388

难忘娜塔莉娅·古特曼

◆ 林应荣



■ 娜塔莉娅·古特曼

得知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娜塔莉娅·古特曼即将于6月初带着舒曼、勃拉姆斯、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的经典之作来沪举行独奏会的消息，脑海中又浮现出半个多世纪来欣赏她演奏的一些印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读书时，古特曼还是一个中学生。记得有一次我在学院小音乐厅的走廊上，听到从女厕所窜出几句极漂亮的海顿D大调协奏

曲，我问身旁的人，这是谁在演奏，回答说是格涅辛音乐学校的娜塔莉娅·古特曼，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1962年，20岁的她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大赛第三名，而在1967年的慕尼黑ARD大赛中，她更捧回金奖，也使自己成为国际乐坛的新星。回国后，我又曾有机会听一些她的录音、录像，特别是在参加柴可夫斯基大赛时第二轮演奏的洛卡泰里的奏鸣曲，不论技巧和音乐都属一流，尤其是结尾那连续快速的十六分音符，从最高的D大调琶音下行，精准流畅，一泻千里……

1942年出生的古特曼，五岁开始学拉大提琴，不过在这之前她就开始听继父在家教学生了。她的继父是我们大提琴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萨波日尼科夫，七十年代以前学琴的人，都是靠着他的教材成长起来的。难怪古特曼具有如此精湛、扎实的技巧，加上俄罗斯那传统的饱满、浑厚的音色，使她可以闪耀舞台到如此高龄。只是她的唱片大多由以发行现场录音为主的德国唱片公司Live Classics制作发行，大陆不易找到，加之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未到过大陆，让我们的听众对这位早已

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名家知之甚少。

终于，去年八月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中，古特曼受邀与艾尔米塔什美术馆乐团合作，第一次为上海的听众演奏。这是场对大提琴家而言分量很重的音乐会。除了上半场的肖斯塔科维奇《降E大调第一协奏曲》，下半场还有勃拉姆斯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双重协奏曲》。当古特曼穿着肥大的演出服，用蹒跚的步伐走上舞台时，我和同往的上音声乐教授徐宜忍不住同时说：“老了，老了，我们都老啦！”我还有点担心，像老肖“第一”这样“玩命”的协奏曲她能否扛下来。然而当她举起弓子，干脆利落，极具动感地奏出那贯穿全曲的主题时，我感到担心是多余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首作品虽由四个乐章组成，但因后三个乐章是连续不断演奏的，所以需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该曲自创作以来常演不衰，演奏者们习惯了演绎老肖那种由不协和双音、和弦及音程构建出来的强力而刺激，有时甚至是声嘶力竭的音响，似乎很过瘾。然而在古特曼那儿听到的却是我十分欣赏的文明、直率的诠释和非常通透、纯粹的音色，再怎么强烈都不失高雅。

勃拉姆斯的《a小调双重协奏曲》曾是古特曼与丈夫、小提琴家卡冈同台演出过N次的保留曲目，自1990年卡冈去世后，她便带着她和前夫的儿子、当今很具实力的青年演奏家斯维亚托斯拉夫·莫罗茨在各国舞台上演出。这次在上海，母子俩为我们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奏。当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时，场内一片欢呼，我们和许多年轻的同行都非常激动，立即奔向后台，结果，只有徐宜和我被允许进入。

脱下了那件宽大的“战袍”，她显得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徐宜见面就问她：你还记得我吗？她立即喊出了徐宜的名字，于是她们不由得怀念起那逝去的亲人和导师，无限的感慨……当我握着她的手向她表示热烈的祝贺时，心中暗暗惊讶：一双这么柔弱的手，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后来，古特曼向我们介绍了站在身后不远的儿子，充满喜悦和骄傲。由于他们要赶11点多的飞机，当晚就要飞回莫斯科，我们只能抓紧合影留念，匆匆与她告别。而她那结实又富有弹性的音色，那高贵、优雅、超凡脱俗的演奏仍久久萦绕我的耳畔，让人难以忘怀。